



列傳第五

北齊書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子百藥撰

趙郡王琛

清河王岳

趙郡王琛字永寶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

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

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

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讞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軍後事以為并肆汾大行書儀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山天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古向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并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諡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大師錄尚書事北異州刺史進爵為王配饗高祖廟在父子殿嗣

叡小名須拔生三旬一取拔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其嬪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云三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尚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

醫者之數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甦
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數具陳本末高祖命
元夫人令就宮與數相見數前跪拜因抱頭大
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
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數初讀孝經
至資於事父輒流涕獻獻十歲喪母高祖親送
數至領軍府為數發喪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
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皇后慙慙數壁言
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于有立杖

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卧起日夜譏喻之并
勅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
是高祖食必喚數同按其見數惜如此高祖崩
哭泣歐血及壯將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
之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
而精神不樂數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
方從婚寇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
為之憫默勵已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
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為南趙郡王邑一千

二百戶遷散騎常侍。敕身長柒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三年出為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敕留心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僞，所部大治，稱為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敕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敕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水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敕冒犯暑者熱，遂遣釐冰，倍道進送。正值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

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敕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名乎。貴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飢病，多致僵殞。敕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永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二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

事滄州刺史八年徵敎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
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
東長城諸鎮諸軍事敎慰撫新遷置置烽戍
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有無水之
虞禱而掘井秋金鋪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
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頌敎朝於行宮仍從還
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昝簡
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
除敎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敎後因侍宴顯祖

從容顧謂常山王諱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
不吾用此長史何如諱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
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
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
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
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
建初行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
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
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

復拜尚書。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敎父琛。假蕃。或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敎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并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敎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敎以典朝政。清真自守。譽望日隆。漸被踈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祖崩葬後數日。敎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

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奏太后。因出。三開為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日經驅使。欲留過百日。敎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敎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敎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況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王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

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勸勸正色曰今論
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勸方寢見
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開向床以臂壓勸
良久遂失所在勸意甚惡之便起坐獨坐曰大
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旦欲入朝
妻子咸諫止之勸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
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
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于死事先
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

勿入慮有危變勸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又
見太后太后復以爲一言勸執之彌固出至求巷
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
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暮
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焉子整信嗣歷
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
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琛同母弟
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
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

留王謚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
魏朝贈太尉謚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
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
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
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
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
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

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
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
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
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
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
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
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
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

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
后。時爾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
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
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
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
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
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
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
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

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
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
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
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
日久。素爲朝野畏服。及二爲藩。百姓望風龍憚。
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
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令赴
職。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
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

山擁泗水灌彭城。由景為掎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賁孫。自餘俘馘數萬。景乃擁眾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別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獲。關西出。六。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

築城不沒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城下。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為已功。故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大保梁。蕭繹為周軍所逼。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為西南道大行臺都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荊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

和仍剋郢州岳先送法和於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彥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為赤巷但唯無闕耳顯

相聞惡之漸以疎岳仍屬顯祖曰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婦也帝懸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為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為賜鴆也朝野歎惜之時二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洛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入假黃鉞給輜輶車賜物二千段謚曰昭

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
儲甲十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
之世宗小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
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
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遺表謝
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
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
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聞吾晉臣籍沒
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

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勳嗣

勳字敬德夙智早成爲顯祖所愛十七歲遣侍
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
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
心無墜聲績勳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
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
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
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
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

太后從五門道還京師勅勸統領兵馬侍衛太
后時倭幸闍寺猶行暴虐民間鷄豬悉放鷹犬
搏噬取之勸收儀同三司荀子溢御軍欲行大
戮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
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
勸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
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衄今西寇已次并
州達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
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事此卒明日及誅

亦無所畏三國家姻婭須同疾惡返為此言豈
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恐懼無有
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勸因奏後主曰今所
蕃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
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退
焚吉室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
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
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
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汚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跼蹐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天一德同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草履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

漢制劉賈魏室曹洪傳才足論其意

辰易生悔各固不可掩其風烈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疑正天道無親斯赫赫清河子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為敗德

北齊列傳第五 北齊書十三

北齊書

列傳第六

北齊書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廣平公疏

陽州公永樂弟長壽

襄樂王顯國

上樂王思宗子元海

平素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從兄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
起兵於信都以盛為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
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
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
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
縣伯進爵為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
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
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為西軍所擒神

武大怒杖之二日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
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
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州仍以
監公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
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
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
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
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恩以第二子孝緒為後襲
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

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
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
其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爲事文宣
竝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弃市長弼鞭一
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去後亡入
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
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

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

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脩行釋典文宣許

之乃入林慮山經二至絕弃人事志不能固終

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

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宗孝昭幸晉

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

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爲皇太弟

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

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庫

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
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
河陽王孝瑱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
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
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
翁謂雄鷄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
王小名打鍾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
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
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王先咨元海并問

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
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元海
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
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
下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
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
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
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
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靜

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
即恐族誅，因逼之。荅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
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勅，執豐樂斬歸彥。
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
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
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
當有大凶。又時

潘知占候密謂武

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之於
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

天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
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和士開所譖，被捶
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
不義，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不
為可使，出為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
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
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
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鄴

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
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
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與食皆元
海所謀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益屠宰斷酤酒
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
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
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
爾擊手賊如鷗入鷗君手宜思好事故改名焉思

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關府南安王甚
得邊朔心後主時斫骨光并至使至州思好
迎之甚謹光并倨敖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
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
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踈遠忠良遂使刀鋸刑
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
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
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
焉於東門光并等應焉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

遺遙受郡君之名大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
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宣是曰宗英社稷惟宗左
丞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隣國無罪無辜
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
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恐此懷無致疑惑行臺
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
百官以行臺左丞相王尚之為長史武衛趙海
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
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

聞變使車駕已莫多事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
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
投水而死其麾下千人挑枝圍之且殺且招
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止安自晉陽送
露布於平都遇斛斯老鄉孝卿誘使食因馳詣
行宮前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
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
孝卿而免世安罪累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剥焚
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

焚殺之思好及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
女適思好故奏有人誣生呂諸貴事相擾動不殺
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弟伏闕下訴求贈
兄鸞不為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
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
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師
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子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
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喪以穆同營葬贈司

徒謚曰文宣初徽常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
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
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
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
貌不美而甚嬌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
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
氏竝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為兼侍郎稍
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
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

財貢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憝知禁衛。初，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勅，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揚、燕、楊、燕等，欲去二王。閔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揚、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務寧列拒而不內。歸彥論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末巷亦如之。孝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王兼尚書令、齊制

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死也。王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

丞相登位今為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
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繕寫書日
仍勅門司不聽輒入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
不知至明欲然至門知之大驚馬而退及通名謝
勅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勅
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
與趙郡王睿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
欲待受調訖班賜軍事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
鄴為其部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

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通報之便嬰
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為司馬李祖搆
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
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
收禁仲鸞等五人仍竝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
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眾
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
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誰惑聖上
疾思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

破軍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鑠送鄴帝令趙郡王
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領小兒牽挽我何可
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
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
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
鼓吹臣爲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
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
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露車銜
校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

五人皆弃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
藏在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吳特以二石角與
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
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着憤不安文宣嘗
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
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
有度量里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
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

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
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巨安贈上開府豫州
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
兵信都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
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
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伏護字
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
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母多醉矣末路逾

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
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
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卒

列傳第六

北齊書十四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七

北齊書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竇泰

尉景

婁昭子徽

庫狄干子士一

韓軌

潘樂

竇泰字世寧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曹

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
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
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
雷光奪目駛雨電洒寤而驚汗遂有娠暮而不
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漭褻產子必易便向水所
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
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
泰身負骸骨歸爾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
阿子神武之爲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

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
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太平三年
神武西討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
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
化尼謠云寶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
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寶中尉宿直兵
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
方知非人比日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
事謚曰武貞泰妻武明皇后妹也泰雖以親覲

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
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任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無善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
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
昌中北鎮及景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爾
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
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
尋進封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婦也以勲戚
每有軍事與庫狄干世世被委重而不能忘懷射

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
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
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
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刺景衣曰
公利百姓董桶何為不利公神武誠景曰可以
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
割天子調神武笑不荅改長樂郡公歷位太保
太傅坐匿二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
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請關曰臣非

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驅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志臥不動，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甕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白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耶？遂授青

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王。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景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爲王，景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祭父，爲王祭，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祭遂寤。弓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祭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

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祭龍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辯出千餘騎覘候出塗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雷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立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上真定侯父內于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

昭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八旬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受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昆州無狀橫被

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
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
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
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
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
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
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
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
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
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
定遠弟季略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
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
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
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
遂縊而死昭兄子勸勸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
書勸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督封
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
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

列封安定侯，敕無他器，幹以外戚貴，辛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太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美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摠偏師赴懸瓠，敕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尋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無善人也。曾祖越豆春，魏道武時以功

割無善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邊。因家朔方，干梗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暑，夏冬得入京師，且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曹穆送于爾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

驅于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
之時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
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
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廢煩然清約自居
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天平元勳佐
命封章武郡公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
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摠大衆威望之
重與諸侯最而爲性嚴猛曾詰京師魏譙王元
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諸公無能面折者干出

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嘗贈假黃鉞太宰
給輜輶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
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
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干孫始並知書干
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敬伏位儀同三司卒
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隣里至親莫與通狎
在齊龍裝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丁齊
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
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

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
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
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倍隸無敢出門所買鹽
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
慶弔不通法人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捨遺凡有
細過士文必陷害之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
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壹匹兩
手各持壹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
無所須上異之別齎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吏

尺布一粟之賦無所留待得千人奏之悉配防
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
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
聞之令人捕擗捶楚及笄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
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
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蠅地瞋長史含笑
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
免未幾為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
候要責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

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為齊
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
妬譖之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
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孀以為妻由是
君明士文並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
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
瞻之者

韓軌字百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沈
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以為鎮城都督及

起兵於信都軌於是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

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爾朱

兆於赤嶺領再遷夫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

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給布帛四州人

四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喜歎

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

在州聚斂為御史糾劾削除官爵夫幾復其安

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

軌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浹復以勳庸歷登

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諡曰肅武皇建初配饗文襄廟天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越猶恨儉率朝庭處之虫具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公勝安能作刀筆吏返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潘樂字相貴廣寧

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

分鎮北邊因家焉父

小月技藝襲爵廣宗男樂

初生有一雀止其母之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

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

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爾朱榮為別將

討元顯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

樂為鎮城都將從破爾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

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

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

可棄也遂如故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
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裨武善
之以衆之不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
鎮河陽破西將楊柵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監
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
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遷鎮河陽拜司
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
文東至峭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趣軹
關儀同楊柵從鼓鍾道出建州附孤公成詔樂

摠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
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討
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
在石梁侯景改爲懷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
克安州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
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
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慈以清淨自
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
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

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授上
開府隋大業初卒

列傳第七

北齊書十五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八

北齊書二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 李 百藥 撰

段榮 子韶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什沮渠氏後
入魏以豪族從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
府司馬榮少好曆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
曰易云觀於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象見言
以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
曰起於何處當可避乎榮曰構亂之源此地焉

始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未幾果如言。榮
遇亂與鄉舊攜妻子南趨平城。屬杜洛周為
亂。不與高祖謀誅之事。不捷。共奔尔朱榮。後高
祖建義山東。榮贊成大策。為行臺右丞。西北道
慰喻大使。巡方曉喻。所在下之。高祖南討鄴。留
榮鎮信都。仍增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
克。所須軍資。然不轉輸。無闕。高祖入洛。論功封妣
臧縣侯。邑八百戶。轉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
也。榮恐高祖招私親之義。固推諸將。竟不之也。

尋行相州事。後為濟州刺史。天平三年。轉行恭
州事。榮性溫和。所歷皆推仁恕。民吏愛之。初高
祖將圖關右。榮密謀。榮盛稱才可。及渭曲
失利。高祖悔之曰。吾不用段榮之言。以至於此。
四年。除山東大行臺大都督。甚得物情。大象元
年。授儀同三司。二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贈使持
節。定冀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尉尚
書。左僕射。謚曰昭景。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
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韶

字孝先小名鐵伐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高祖
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
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中興元年從高祖拒尔
朱兆戰於廣阿高祖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
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強者得天下之
心尔朱狂狡行路所見衣冠毀昆拔本塞源以
山之會搢紳何罪兼殺主立君一脫旬朔天下
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
而不克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也奉辭伐罪但

爾小在 功大之間恐無天命不聞之也答曰韶

聞小能 啟大小道大無親唯信是輔尔

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知者不為謀勇勇者不

為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

兆軍潰攻劉誕於鄴及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

先鋒陷陣尋從高祖出晉陽追尔朱兆於赤洪

嶺平之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又從襲取夏州擒

斛律彌娥突加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累遷武衛

將軍後恩賜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啓讓

繼母弟寧安興和四年從高祖御雷文帝於邙
山高祖身在行間爲西魏將力其拔勝所識率銳
來逼韶從傍馳馬引弓反射箭斃其前驅追
騎懾憚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進爵爲公
武定四年從征玉壁時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
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
韓軌左衛將軍劉蠡斯等曰吾母與段孝先論兵
殊有英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
矣吾患勢危篤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

之事何如金等曰知臣莫若君實慕世出孝先仍
謂韶曰吾昔與卿父冒涉險艱同獎王室建此大
功今病疾如此殆將不濟宜善相翼佐克茲負
荷即令韶從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高祖疾甚
顧命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畝力兼備親
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畫之五年春
高祖山崩於晉陽祕不發喪俄而侯景構亂世宗
還鄴韶留守晉陽世宗還賜女樂十人金十
斤緡白巾稱是封長樂郡公世宗征潁川韶留鎮

晉陽別封真定縣男行并州刺史顯宗受禪別
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加位特進啓寧歸朝陵
公乞封繼母梁氏爲郡君顯祖嘉之別以梁氏
爲安定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
論者美之天保三年爲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
有惠政得吏民之心四年十二月梁將東方白
額潛至宿預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五
年二月詔徵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
軍逼涇州又陳武帝率衆將攻廣陵刺史王敬

寶遣使告急復有一女思令衆方餘人謀襲財
貽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
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智小謀大政令
未一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
孰矣乃留儀同敬顯雋堯難二守圍守宿預
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涇州途出財貽思令
不虞大軍卒至望旗奔北進與超達合戰大破
之盡獲其舟艦器械謂諸將曰吳人輕躁本
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必走即趨赴廣陵陳武

帝果遁去。追至楊子柵，望揚州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旋師宿預。六月，詔遣辨士喻白額禍，福白額於是開門請盟。詔與行臺三衛等議，且為受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為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等，並傳首京師。江淮帖然，民皆安輯。顯祖嘉其功，詔賞吳口七十人，封平原郡王。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詔亦豫行築層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皇建元年，領太子太師。大寧二年，除并州刺史。高歸彥作亂，皆

州詔與東安王婁叡率眾討平之。遷大傅，賜女樂十人，并歸之。方果園二千畝，仍在并州，為政舉大綱，不存小成。其甚得民和。十二月，周武帝遣將率羗夷與突厥合眾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既危，羗兵馬未整。世祖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山間王孝琬之請，令趙郡王肅護諸將。時大雪，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詔曰：步人氣

勢乃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殫，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時突厥屢犯邊，韶軍於塞下。世祖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主也。既為田請，韶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仍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仍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韶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邙山之下，逗留未進。世祖召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此，復須鎮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闖邊，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世祖曰：「朕意亦尔。」乃令韶督精

言三十一

騎一千發自晉陽五日便濟河與大將共量進
止韶曰將帳下一二百騎與諸軍共登邙阪聊觀
周軍形勢至天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言諸營
追集兵馬仍與諸將結陣以待左軍蘭陵王爲
中軍斛律光爲右軍與周人相對韶遙謂周人
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
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
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軍仍以
少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

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如交周人大潰
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投壑墜溪谷而死者
甚衆洛城之圍亦即奔遁盡棄營幕從邙山
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車駕幸
洛陽親勞將士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勳命賞
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永昌
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正月山出晉州道到定
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
與右丞相斛律光大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

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栢谷城其日乃敵之絕險
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以北河東勢爲
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於計彼援兵會
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日城勢雖高其
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皆稱善遂鳴鼓
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以獲首虜仍城
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日周又遣將寇
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
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

陽又作深斬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
之又遣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
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
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
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
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以圖定
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六月從圍定陽其
城主開府儀同揚範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
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

詔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恐東南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詔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樂陵郡公。竟以疾薨。上舉哀東堂。贈物千段。溫明祕器輜車軍校之士。陣衛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并定趙冀滄

齊兗梁洛晉建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大尉錄尚書事朔州刺史。諡曰忠武。詔出揔軍旅。入參帷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先。質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勲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嘗厭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魏黃門郎元瑀之妻。弟謹謀逆。皇甫氏因沒官。詔羨其容質。上啓固請。世宗重違其意。因以賜之。尤重於財。

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承
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
長子懿嗣懿子德猷有姿儀頗解音樂又善騎
射天保初尚潁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兼
殿中尚書出除兗州刺史卒子寶昂嗣尚
中山長公主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開府
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
韶第二子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
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大寧初拜通直散騎侍郎

二年詔尚永昌公主未婚主卒清河三年又詔
尚東安公主以父頻著大勳累遷侍中將軍源
州大中正食趙郡幹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
慰其意武平末徐州行臺左僕射徐州刺史
入周拜大將軍郡公遂事死韶第三子德塞武
平末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
等謀逆誅韶第四子德衡武平末開府儀同三
司隆化時濟州刺史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韶第
七子德堪武平中儀同三司隋大業初汴州刺

史卒於汝南郡守榮第三子孝言少警言發有
風儀魏武定末起家司徒參軍事齊受禪其兄
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累遷儀同三司度支
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勲戚緒餘致位通顯至
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
宗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
又與諸淫婦密遊爲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
而殞時苑內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
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須石差車牛從漳

河運載復分車運取室乘間徹山崗爲海州刺史
尋以其兄故徵拜都官尚書食陽城郡幹仍加
開府遷太常卿除齊州刺史以贓賄爲御史所
劾屬世祖崩遇赦免拜太常卿轉食河南郡幹
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
助除兼侍中入內省典機密尋即正仍吏部尚
書孝言旣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
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
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惟厲

色遺下而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
共構祖珽之短及祖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
仍掌選舉恣情用捨請謁大行勅瀆京城北
隍孝言監作儀同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
將太府少府卿孝裕尚書左民郎中薛叔昭
司州治中崔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
長卿臨章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
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
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

爲已任地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官商大賈多被
銓擢縱令進用人士咸是麀險放縱之流尋遷
尚書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
好女色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內
外不和更相糾列坐爭免官徙光州隆化敗後
有勅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
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
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
館與同興賞其貧躋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

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後加
上開府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
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閭
外或任以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
候多警言為有齊上將豈其公乎當以志謝矜功
名不逾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
覆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
贊曰述不發其原韶大其門位因功顯望以德尊

列傳第八

北齊書十六

三才傳

卷八

三才傳

三才傳

